

不在

我們在，我們不在；我們曾經朝向一個圓心靠近，也終究各自散落。

■ 吳妮民 / 家醫科住院醫師

1

母親開始變得非常絮叨。也許是六個月以來的照護漸漸地讓她變得如此。她從不立刻切入重點，總是反覆與在意一些日期，數字，微瑣的細節。或者是怕漏失了什麼的惶惶不安。

她說，「今天是打完化療的第九天，」或者，「你阿嬤這個星期五要去做化療了。」「這次白血球三千六，不知道能不能做。」又或，「我們在急診室打電話找了誰誰誰，她又打電話幫我們找了誰誰誰，最後才有床位。」

母親且每日自臺北打來臺南，報告照顧進度。有時像種植盆栽不力的小學生般，憂心忡忡。「她問我說『你的兩個孩子在哪裡？』我說我哪有兩個孩子啊，只有一個在臺南啊。」阿嬤已變得十分健忘。然而母親也常常忘記阿嬤的健忘，因而成日成日地向我描述一模一樣的情境。

有空的時候你多回來看看你阿嬤。她這麼說著。

2

那時我常常回去舊廬里。舊廬里，新營邊陲的一個小庄，是真正的鄉下，離新營有名的太子宮還有一段以單車來計算的距離。國中之前，每年暑夏我都被野放在此，當一個身份模糊的鄉下孩子。

為了在真正的鄉下移動，大人們替我買了輛二手單車，表妹領我在曝熱的田間產業道路上馳騁。單純的被曬白了的遠年夏日，表妹和我騎車到她鎮上的小學閒晃，到鎮裡的文具行挑新奇的小東西，到當時便已頹舊的新營市電影院裡偷看電影。戲院門口有頭包布巾的歐巴桑，伊堅持我們要付了二十元才可以在騎樓下停車進去看戲。看完，我們一路熱烈地討論港產喜劇片的內容回來，好像完全忘去早先那個歐巴桑的霸道。

夏日，玉米粒正醞釀著出產。舊廬的人們把夏天採收的玉米脫成一粒粒，像黃金沙礫一般，在路邊，廟埕，在所有的平坦之地上，堆成沙丘，劃成海浪。阿嬤家的水泥院埕裡也有這一片海浪。數不盡的玉米穀粒，阿嬤戴著斗笠，赤腳行走，拿著鐵耙子翻曬它們，來來回回，海浪齊整地變成一隴一隴，金紅的山丘。我們光腳跳入山丘，讓乾燥的穀粒從腳趾縫間癢癢穿過。阿嬤低頭在燙腳的水泥地上行走，鐵耙刮地發出鏗鏗聲響，玉米滑落發出沙沙之聲。

3

日頭較溫煦的早上和黃昏，我和表妹在村裡的大路上飛奔。我們躍過路上一團團乾涸的牛糞，向雜貨店跑去。刁青仔的雜貨店總有許多有趣的東西。戒指糖，奶嘴冰，果汁條，巧克力牙膏。我們喜歡向阿公或阿嬤討錢，或者跟在他們後面上雜貨店，他們就會伸手到褲袋裡掏出銅板給我們。

新營鎮上的太子宮旁，傍晚時黃昏市場便開張起來。表妹和我常專程騎車至此，帶回一大袋鹹香的鹽酥雞，就著下午的電視邊看邊吃。「沒營養！」很少罵我們的阿公看見了就斥責，「等欸恁阿嬤煮的晚飯恁就吃不下！」

雖然這麼說，某幾個傍晚，下了工的阿公卻慢悠悠地騎車晃進院埕，叫我們出去。他那臺骨架嶙峋搖搖晃晃的單車，把手上吊掛著一包剛從黃昏市場裡買來的鹽酥雞。

4

臺北的一月，氣候濕而冷。清晨，我孤身從寄宿的鄰居家出發上學，走下樓梯，竄入鼻腔的空氣飽含涼冷雨意。

阿公被連夜從臺大以救護車送回舊廨去。父母也跟著回去了。他們說，「你不用跟來，好好留在臺北上學。」

近乎一星期左右的時光，我借住鄰居家中，他們清出一間書房讓我寫字和安睡。那時，我是一個讀國一的孩子，鄰居的爸媽好意照顧我並料理我的三餐，直到父母回來接我。

等我頭七那日回到舊廨時，阿公已經躺在香案廳中地上的一只木箱裡頭。事情在我不在時都已抵定，母親叫我向阿公燒香，向他說話。

表妹則說阿公過去以後，阿嬤哭得非常傷心地趴在鄰人的肩上。「那個人很色，」表妹說。「阿嬤年紀那麼大了，伊還抱她。」

5

汽車裡。

母親與我獨處的空間。不知怎麼談起的話題，母親向我說起阿公當年的事。那些從未被提起的片段，像補遺一樣地被放進記憶的缺口。

「有一天他跟我說肚子會痛，我就叫他上臺北來。結果到我們家我把他衣服掀開一看，肚子很明顯凸了一塊出來，我就心想，糟糕了。」母親平靜地描述著。向來愛喝米酒的阿公，直到那時才被驗出有肝炎病毒帶原。阿公就此住進了臺大醫院。有幾個週末的下午，我去醫院裡看他，卻不明所以，也沒想探問，只顧著在醫院裡跑上跑下。「反正跟你講了，你也不明白。」還記得，從簾幕裡被接出來的阿公的尿壺，那顏色深紅得像血。我現在知道，那是膽紅素的顏色。

母親講起某一晚阿公被急救的情景。當時他喘不過氣，血氧掉了下來，值班的醫師要為他插管，卻一直沒有成功。母親還在言語，我的驚訝表現成久久沉默。這一段我不知道的記憶，突然被剪接進我過去已知的段落中，而我，找不到安插它的位置。

多年後的現在，我當了醫生。靜聽著這幾年在醫院裡已看了無數次的場景，換了主角，不知為何，卻想流淚。好幾次，我們搶救垂危病患，往往慌亂中瞥見家屬毫無預警地哭嚎和喊叫。怎麼了？我想。我們在救他啊。但我發現，就連想起遠年的那場我缺席的插管過程，都會讓現在的我感到疼痛和抱歉。那時阿公是不是很痛？模糊中他有沒有想起我們？我怎麼都不知道，阿公最後是這麼辛苦？

因為不在。靜室的汽車中，我感到被眾人遺忘，被遺落在記憶之外。

6

某晚突然夢見阿嬤死去。夢裡，我打電話回家找阿嬤，那時她還在；兩個小時之後，有人告訴我阿嬤死了。她死的時候，我不在她的身邊。我在夢境中因為錯失了阿嬤最後的時刻而感到心臟絞痛般的愧疚。歉對的情緒延伸了整個後半夜，直至清晨醒後的混沌時刻。醒來，以為這事真正發生過。

想起過去曾在夢中看見的場景。夢見爸爸從樓梯上仰倒，後腦直摔地面，我在另一頭不顧一切地大聲叫喚；夢見媽媽中風再也沒有醒來，生活中只剩我與父親兩人，像有一人平空消失般，而那個人再也不會加入我們每日的行進之中。

7

母親昨晚電話中說，今日要帶阿嬤去基隆玩。去基隆玩什麼？帶你阿嬤去看大船。母親說，自從上次向阿嬤承諾要帶她出去後，阿嬤就一直牢牢記著，且時不時地像孩子一樣企問。

上一次，阿嬤還可以和我們一起在白日熱烈花亮的陽光下走路，是她病前最後一次出遊。我攙著阿嬤，落在家人行列的最末。八月的屏東，海生館裡爆炸般地充騰著孩子的嬉鬧、父母的喝斥、海水的聲音。阿嬤的重量輕輕地靠在我的手上。看起來沒有病痛的阿嬤，那段時間卻慢慢地什麼也吃不下。母親買來一些東西引她食慾，她仍然鳥食一般只能消化掉其中的一點。她漸漸地不能走了。

沒有人可以暫時放下工作，母親只好每日從遠方打電話關心阿嬤的飲食。她被兒女中唯一同住的小舅帶去看鎮上的醫師。「冇歹誌啦。」小舅且向母親這麼說，「伊不能走是因為伊長年骨刺的關係。」

很快地，阿嬤的右腳像灌了水一樣地腫起。從大陸嫁來的小舅媽打了電話給母親，「姊姊，媽媽的那個腳不對喔。你要不要帶媽媽去臺北看看？」

虛弱的阿嬤被揹到了火車站，她被自強號運到了臺北。兩天後，醫院宿舍裡，清晨六點多的電話吵醒了睡夢中的我。是母親沙啞疲憊，焦慮，懷喪和悲傷的聲音。「剛才急診室的醫師替你阿嬤掃了超音波，發現她的肚子裡有好幾顆七八公分大的淋巴結。」

阿嬤也許得了淋巴癌。我掛上電話，翻身倒下。這個結果沒有讓我感到意外，只有睡意裡深沉的哀傷。母親正和阿嬤待在徹夜未眠的急診室裡。而我們尚不知道從那時起，更漫長的等待和試鍊即將被開啟。病痛後來向我們證明了，它將會入侵生活的細節，改變所有人的形體和精神。而我們還不知道，一切一切，包括疾病本身和它的結果，都需要更久的時間，才能被驗證。

8

舊廊里的人從我唸醫學院起就都知道，阿嬤有了一個要當醫師的孫女。許多年來，小小的村裡總共出過兩個醫師，另一個，是隔壁蚵仔埕邊，雜貨店老闆的兒子。彼時我還小，夏日午後闖進他們店裡時，大學生都穿著汗衫在櫃檯後唸書。幾年後，那人到新營市去，開了間皮膚科診所。

村裡的人有幾次，透過留在舊廊里的小舅請我在醫院裡幫忙。他們那時高估了我的能力，我只不過是個醫學生而已啊。為此，我向母親發過幾次脾氣，「不要到處和人家說我是醫生！」母親說她哪有到處去說，這事本來村裡的人就都知道的。

在臺南唸書工作的長長時光裡，阿嬤與我相隔著縣市間的高速公路。不算太近，卻也沒有太遠。然而因為課業的緊湊，考試的迫近，值班的疲倦和自己渴望休息的怠惰，幾年來我鮮少特意回舊廊去。表妹結婚離開了，厝裡只剩阿嬤與小舅夫妻。僅有數得出來的幾次，我搭火車回去看阿嬤。

阿嬤笑嘻嘻，移動著她兩隻細瘦的鳥仔腳，腆著肚腹，從院埕裡走來，叫喚我的名。她有時會高興地說，「喔，我的孫要做醫生了，真好。」或是，「你要做醫生了，阿嬤足歡喜咧！」

然而現在這些她都忘了。疾病和治療，掏空了她部份的記憶。母親問她，「我是誰？」你是家興啊。她反問母親，啊你的囡仔咧？你不是有兩個囡仔？

阿嬤忘了她有一個孫在臺南當醫生。她把我忘了，但那沒有關係。因為之前，我也常常把她忘了。

9

阿嬤靜坐落地窗前午睡。幾次的化療讓她睏倦，日光讓她變成了一株蒲公英的翦影。前些日子，她白而軟的捲髮還像種籽的棉絮一樣在空氣中飄搖。現在，被風輕輕一吹，它們都不見了。

10

還剩下一棵大樹。

平原上有一棵榕樹，長在村外，樹幹粗實，枝葉繁茂如蕈傘，獨自矗立在田野之上。我和表妹若要繞經村後，取道堤防往新營騎去，爬坡後，大樹便在地平線上緩緩而巍巍升起。我們接近，停留，然後離開。我離開了童年的阿嬤家，往之後的人生繼續前進；表妹結婚，生子，又離婚，她循著另一條自己的道路走了開去。阿公走後，數年間三舅也猝逝，舊廬只剩下阿嬤與小舅一家。

但還有一棵大樹，在南方平原之上。它安靜張開枝葉，孤獨站立。我們在，我們不在；我們曾經朝向一個圓心靠近，也終究各自散落。大樹見證一切，彷彿它長久的存在，就可以讓所有的記憶都回來。那時，我記得，我們騎著單車要到鎮上的電影院去。阿嬤笑嘻嘻，戴著斗笠在院埕裡赤腳漫行。阿公在黃昏裡迢迢騎來，他喚我們出去，把手上晃盪著一包我們朝思暮想，太子宮市場裡炸好的鹽酥雞。

